◇心灵点击

没有收到的家书

[盐城]张晓惠

信写好了,墨迹在毛边纸上洇开,带着最后的体温。那天早晨的雾气很重,重得连铁栅栏外那棵槐树都看不真切,只辨得出枝丫间几粒早醒的雀子,叫得人心慌。刘伯坚就着牢房窗口那点灰白的光,把这封写给妻子的信纸又折了一遍,折痕处起了毛边,像是已折过千百回。

自1927年与浓眉秀目的王叔振成婚,他总在这样赶路的间隙写信,有时在油灯下,有时在马背上,有时像此刻,在囚室的潮湿里。信纸有时是缴获的敌军公文纸背面,有时是当地买来的粗糙草纸,可每一封都叠得齐整,裹着那山高水长路远的思念。

他不知妻子叔振其实已不在了。闽西的杜鹃花开得正烈时,她背着出生才四个月的熊生,在枪林弹雨中突围。她在芷溪的祠堂里写的那封信折成小小一方,连孩子一起塞进黄家女人怀里。她写“伯坚,我先走一步!”她写“吾儿继我等志愿”,笔迹忽而潦草起来——门外又传来枪声。她把最后一笔捺得极长,拖出一道墨痕,像极山路上望不到头的归途。

刘伯坚不知这些。他只是想着,再等等再等等,革命胜利了,三个儿子虎生、豹生、熊生,该齐齐整整围在妻子叔振的膝前。他在信末写:“叔振同志,望你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……”他不知道“叔振同志”这四个字,已成了永无人签收的地址,亲爱的妻子已化作了山间缭绕不已的红色烟霞。

信辗转到了刘伯坚的哥哥嫂嫂手中。嫂嫂展开信时,屋外的雨正下得紧,读着读着,泪就砸在信纸上。他们想着,要早些送给叔振的。革命胜利了,他们一家总有团圆之日的。他们不知此时弟妹的血早已渗进闽西的红土。后来,嫂嫂将信辗转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。

更远些的北方,被寄养在老乡家中的虎生刚学会走路,他抓着窗棂往外望,阿伯天天说过几天妈妈就来接你了。他就天天趴在窗棂上向远处望。他不知道母亲已倒在战场上。多年后他成了高级工程师,在图纸上画精准的线条时,总恍惚觉得那些线条会走会拐弯,会蜿蜒成母亲倒下的山坡染血的丛林小路,显现出父亲留法、留苏和当年被押解上刑场的荆棘路道。

最小的熊生,始终不知道生身父母的模样。黄家养父为他上学卖了亲生儿子,养母在灶前添柴时,会哼一支闽西山歌。那歌的调子总是唱到半空就散了,像一封寄不出或是收不到的信。1965年他得知身世那天,在黄家老屋门槛上坐了整整一夜。后来他再没离开过那个村子,像一封信终于找到了投递的地址,却发现自己本就是信封上那枚小小的邮票,早已黏在了故乡的背面。

1979年,虎生、豹生、熊生得以第一次相聚。2001年刘伯坚的雕像在巴中揭幕时,虎生、豹生、熊生三兄弟的后人驻立在墓碑前。春风吹过山间的柏树沙沙作响,像有人在翻动旧信笺。“……带镣长街行,志气愈轩昂,拼作阶下囚,工农齐解放!”虎生的孙子朗读着刘伯坚的诗作,又指着雕像问:太爷爷的信,后来送到太奶奶手上了吗?少年清朗的声音和着山风拂过满山的柏叶,一页一页,翻着那永远翻不完的等待。

刘伯坚的墓前放了一只信封,收件人处写着:王叔振同志收。春风拂过,那信封就在风里鼓起来,在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间,似一面强劲有力前行的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百业滋味

扛地板的柴老板

[南京]王明皓

七点钟,柴老板已坐在我家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了。

昨天我就跟他约好,他来给我送装修要用的地板。

他捧起大塑料瓶喝两口,站起来一挥手,“开工,卸货了!”

说着,他掀开了面包车的后门,里面三排座椅都被拆掉了,塞满了木地板。我说,你不怕把车压趴下。柴老板说,“这车跟了我,要耐驮!”说着,他从车上拖出三包地板,上了肩,扛起就跑。

我慌忙去开了院门,他往返六七趟,汗如雨下。

我递上茶,他没接,却先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,满头满脸地揩,又在身上抹抹,手一拧,汗水就一连串地落到了地上。接着,他身子又够进车厢里,抽过三包地板上了肩,要扛时却被翘起的车门撞了下,于是,他弓着腰屈着腿朝外挪,挪得小腿肌肉不住颤抖,大腿肌肉也跟着一条一条地抽动……地板终于被移过了车门,他挺胸,长长地舒了口气,这才转身迈步,朝我院里走去。

柴老板四十七八岁,大个子,四方脸,腹肌一块一块的。

我说,瞧他这一身肌肉,肯定是练家子。他说,他是安徽乡下来南京打工的,扛地板就是天天练。

我很好奇:“这趟,你能赚多少?”

柴老板说:“少了1200元,我是绝对不干的!”

我吃了一惊:“一天1200元,十天1.2万元,一年下来你就挣快40万元了?”

柴老板笑着回嘴,“账哪有你这样算的?这种一跑七八十公里的生意,不是天天有。另外,路上出车祸呢?扛地板摔一跤呢?为这趟生意,昨晚我就去仓库把它装好,连夜开回家,车下面的钢板弹簧都被压平了,心痛啊!再用千斤顶把车底盘顶起来。”他抽了口烟,慢慢地吐着说,“要是我老婆把麻将打输了,我这趟就白忙了!”

我说,“你老婆是不是在装饰城那条街上,开了家窗帘店?”

柴老板无可奈何地说,“窗帘店没生意啊……要不是闲得发慌,谁打麻将!”

我启发他,“上次我到你家店里转转,并没有立刻买,你猜这是为什么?我是看式样,看花色,看价格,而后到网上比价去!”

柴老板大呼一声:“我说的呢!”他猛地站起身,拖出三包地板扛起就走,边走边说,“凡事都要‘与时俱进’啊!回家让我小舅子帮着拍照,让我老婆也想法开个网店去!”他感叹这一天的汗没白流,这一趟地板没白送,他给老婆的窗帘店找到了新出路。

